

给理想 一点时间

凤凰博报
blog.ifeng.com

精选集

李志题 主编

五周年
精华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给理想 一点时间

精选集

五周年
精华版

李志题 主编

参编人员

李小鸣 王冲 李志题
高雪松 郑伟彬 王媛媛
邵文婷 赵雅楠 陈伊凡
吴晶晶 张春霞 夏添
王海燕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理想一点时间: 精选集 / 李志题主编.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11-4258-1

I. ①给…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3242 号

GEILIXIANGYIDIANSHIJIAN
给理想一点时间: 精选集

李志题 主编

策划出品 文治图书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装帧设计 陶雷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258-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 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1
-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6
-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10
- 鄢烈山：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尊重受助者 /18
-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中国病”？ /22
-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25
-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29
- 李银河：人活着应当要什么 /32
- 柴静：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37
- 张铁志：台湾的公民素质来自何处？ /44
- 陈平：烧钱的代价 /47
-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57
-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59
-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63
- 徐贲：粗鄙是社会的癌症 /69
- 汪中求：透过细节看日本 /73

-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83
-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86
- 姬中宪：父母在，不远游 /93
- 老愚：夜色深处有官人 /99
- 张鸣：特权的庄稼 /102
-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105
-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109
-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112
-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117
- 柴静：十年·十人 /120
- 张鸣：制度性流民 /133
- 间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136
- 朱大可：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140
-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144
-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148
- 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152
- 邱立本：告别动物农庄的陷阱 /156
- 杨佩昌：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159
-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173
-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181

-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190
-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193
- 李吉明：中国教育应丰富多彩 /202
- 杨佩昌：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207
-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211
-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215
- 雷颐：“苦难”与“辉煌” /219
-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226
-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237
-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241
-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247
-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253
- 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261
- 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 /274
-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293
- 闻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297
-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301
-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307

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9537674.html>

2010-12-12 22:16:00 | 浏览 211436 次 | 评论 218 条

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

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食、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

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做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

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伤天害理”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

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但主义和领袖是具体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万能。如果说主义还能通过不断地修正或发展使之长期保持神圣的话，领袖毕竟是人，总不能与时俱进到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还得始终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和魅力，于是只能将领袖造成神。

政治信仰的确能起作用。且不说革命中的千辛万苦，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或从未间断的什么斗争，按照常理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但信仰不要求证，只要坚信其正确就行了。主义不会错，错的是有人没有按主义办。领袖不会错，错的都是背着领袖干的。凡自己的想法与主义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错了，知识分子要检查阶级立场，工农出身者得提高理论水平。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复。“文革”初期，我虽然已是中学教师，还是与其他“革命小将”一样，决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什么事都闻风而动，唯恐跟得不紧。《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

不仅夜以继日贴别人大字报，还要引火烧身，鼓励学生贴自己大字报。但以后学校越搞越乱，社会上更乱，出现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乱象怪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对报上的白纸红字（当时最新指示大多以红色印刷），我还是认为毛主席不会错，肯定是下面的人隐瞒真相，欺骗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会上别人当呢？这种想法刚一露头，我马上警觉起来——这不是怀疑毛主席吗？多么危险！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的传达时，我终于动摇了对他的信仰——既然1966年就识破林彪阴谋，为什么还是让他干那么多坏事，还通过《党章》将他确立为接班人？将毛主席当成神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际。

作者博客：<http://gejianxiong.blog.ifeng.com/>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29861.html>

2012-07-12 11:13:09 | 浏览 64997 次 | 评论 75 条

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 2012 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义的明天”一类的神话上的。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候，似乎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

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有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只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

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

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02828.html>

2012-08-31 09:03:31 | 浏览 139716 次 | 评论 108 条

自春秋至近代中国，“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但在现代，“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简言之，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基于以下几种因素，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等级秩序、个人本位缺失、权利意识匮乏、礼法与宗法约束、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公私领域没有界分。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

当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儒家崇尚道德，讲究修身，提倡节气，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

首先，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尤其宋代理学，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直到明中叶以降，王阳明心学行世，儒学才有了变化，变得更加开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学理学。但究其根本，

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其实多不过是“政本论”而已。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屡被津津乐道，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实际上，孟子这段话无非“执政为民”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

其次，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多是精神范围的，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

最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所谓名教，无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语），其实质是“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陈独秀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罗网之中。”（李慎之语）

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网络中，你只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天子；只要是儿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父亲；只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丈夫；只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老师，又怎么谈得上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